

多年来经常有人在媒体上呼吁中小学教育不要搞“题海战术”了。作为教师,我对此深有感触,“题海战术”实在得不偿失,尤其考前,“题海战术”运用得全国到处都是“战场”了,把学生们折腾得够呛。

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的学生花了太多的时间浪费在“题海”里,不是没完没了地啃教辅,就是一场接一场地考试。曾有记者调查,据称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要经历大大小小的考试超过一千场。这个我相信,从五花八门的考试名称上也能看出问题来,什么单元测试、月考、段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抽考、模拟考,等等,可怜的孩子们究竟有几天不考试?几乎每周都有几场考试,考试耗掉孩子们多少珍贵的光阴啊!

有一张在网上热传的“晒考卷”照片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据称晒的是一名已考入大学的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基本没扔过的考卷,摆起来有2.41米!每一毫米恐怕都得用两个小时的生命去应对。十二年里,孩子们的考卷何止2.41米!还有很多教辅、家庭作业要是没扔掉,摆起来又该几米高呢?“作业等身”!这么多的试卷这么多的教辅,该相当于多少本书?我书架上有一本纸张比较厚实一点的书,四百页,厚度是0.02米,书是三十二开版本,考卷折起来是十六开的。现在不妨做一道数学题,2.41÷0.02×2=241(本),正好两百四十一本四百页的书和那2.41米的考卷相当。以常识推断,做完一个页面的考卷所需时间用来读完同样页面的文章绰绰有余,把写2.41米高考卷换成读两百四十一本书,应该是相当从容的。三年两百四十一本书,大约4.5天读完一本四百页的书,每天读八九十页书不成问题。但是,学生没有读书,而是在翻来覆去做各种各样的试卷,每天差不多要做四五十页的试卷,一般需要三四个小时。这么一算,我想大家对所谓“题海”应该有了更形象的认识吧?

大家谈应试教育的时候,是否有过如此生动如此立体的感觉?家庭作业课外辅导更是连节假日都不放过的,作业写到深更半夜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每天可能四五个小时都在写作业,这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为了成绩啊,一个孩子为了“听话”,十二年为考试为作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媒体曾报道,有孩子为作业而自杀,“题海”之深,吞没了多少生命?!这正是应试教育流毒之深远的铁证。

把孩子们推进“题海”里挣扎,基本就是把学习这种智力活动简化为机械的体力劳动,把思维活动退化为机械记忆,把人的大脑当作一个电脑硬盘尽可能多地储存信息,唯一的目的就是记住各种各样的“答案”,学会考试,在高考的时候能够汇总搜索硬盘化的大脑里那些“答案”填写到答题卡上。事实上,很多学生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这种大脑硬盘化的训练,所谓学习基本就是一种记忆练习,就是把过去已有



的知识记牢。仅从考试如此频繁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学校教育价值就严重打折了,学习内容不断重复,足以说明孩子们在做着无效劳动浪费光阴。难道没有考试,教师就无法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状况?也许整天都在谋划着如何把学生考焦考糊,教师自己也在“苦干”,不观察不分析,从来没动心思跟学生交流,只能用这种愚笨的方式把学生也变蠢了。还扯什么培养出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奢谈什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

莘莘学子埋头于题海,虽然没有被题海的“深水”窒息,但极度缺乏思想之气的深渊题海造就了太多灵魂“缺氧”的人。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恐怕也未必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思考,大概依然把顺着所谓的“解题思路”找到答案当作思考,甚至很可能搞不清楚“自己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没有思想的“思考”。难道不是吗?很多考生高考结束还不清楚自己有什么兴趣还没想好自己将要报考什么专业,分数几乎决定一个人的兴趣选择,也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更可悲的是,我国很多大学的研究生也仍然都是通过填写答卷考上的,可不计其数的研究生究竟研究出了多少有价值的货色?很多研究生并非对某种事业有追求对什么有兴趣,完全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已。很多研究生毕业后并未从事与自己“研究”专业对口的工作,这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就业市场开发不足,一些研究生当初报考的时候要么是哪个专业就业形势好报考哪个专业,

第一部作品过程中曾遇到些难题,好像排球比赛关键的一分总是拿不下来,让她非常沮丧。她问自己:“那么多伤病和手术都挺过来了,现在你怕了吗,你想当逃兵?”最终克服难題。

启示之二:运动员也可以成为“文化人”。多年来,我们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在新的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不少。但他们中很多人是当教练、体育官员,或者是从事体育及其他商业经营。而更多的运动员,由于只注重专业训练,忽略了文化学习,退役时才发现除了运动,自己其他什么都不会。而在国外,运动员文化水平高得多,退役后出路也广得多。当然不是说别的运动员也要学赵蕊蕊写作,但他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当了运动员并不意味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启示之三:应创造条件让更多人实现梦想。运动员退役后出路狭窄,其实是与培养体制分不开的。有关部门为他们设置的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不够合理,也很少考虑他们以后的出路。赵蕊蕊能成为科幻写手,在相当程度上全靠个人艰苦奋斗,我们没看到师长和有关部门的实际支持,这无疑是让人遗憾的。她说,有队员提议她写一本关于排球的故事,笔者期待她能获得一些支持。同样的,我们众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创什么业,政府和社会都应创造好环境,多多扶持,让他们能在追梦道路上少一些艰辛。

李 清

前女排国手成科幻作家的启示

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近日公布推荐名单。记者在名单上看到,除了刘慈欣、韩松等科幻领域著名作家——还有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跨界新人——前国家女排运动员赵蕊蕊!赵蕊蕊表示,转型写书自己也有些不可思议,二〇〇八奥运结束后接受手术治疗,期间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我那时斗争了很久,一边是稳定的铁饭碗,让人羡慕的副团级别,一边是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最后我下定决心,决定追逐自己的梦想。”(《成都商报》、《北京晚报》等七月三日)

星云奖是科幻小说界重要奖项。虽然赵蕊蕊的作品还只是在推荐名单,最终能否入围、获奖还不好说,但年龄不大的她退役转行写作不长时间,就已出版《末世觉醒》、《彩羽侠》两部作品,并且“卖得还可以”,还获得了读者认可和前教练陈忠和、郎平和队友的力挺,至少说明她在写作上已获得一定成功,相信她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实现成为知名科幻小说家的梦想。她的经历或许能给人很多启示。

启示之一:积极追求就能离梦想越来越远。队友周苏红说,赵蕊蕊在队里是才女,不仅文笔好,而且画画也很好。其实,那时赵蕊蕊离一名真正的作家,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她写第一本科幻小说也是机缘巧合。最关键的是她让排球带给自己激情和荣誉,写作更加自由随性,斗争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毅然选择转业。在写

“题海”里的教育没有方向

马长军

要么就是冲着哪个专业容易考上就报哪个专业。整个社会的功利化气氛相当浓厚,也可以说正是功利化的应试教育培养了社会功利化的意识,社会功利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教育的功利化,功利化的应试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功利化追求相生相伴相辅相成形影不离乃至密切融合。

所以,很多家长以及很多教师都反对学生自由读书,因为他们认为读书无助于提高分数,这种认识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学生的灵魂。即使有人提出让学生读书,也有明确的目的,比如提高作文水平写读书笔记之类,读书也被功利化了,这样的读书也让孩子感到乏味。而且很多孩子都看到,家长和老师自己并不读书,我就经常听到有人说,大人还读啥书?如此言传身教之下,也就难怪数年来国民阅读调查中,总是有让人尴尬的信息。有不少学生上十几年学都未必读过教科书教科书之外的图书,很多学校图书室整天铁将军把门,本来也没几座的公共图书馆也可门可罗雀,一个常常自诩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又有多少真正的读书人?

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教育的真谛是什么?当你把一张张试卷一本本教辅塞到孩子们手里的时候,可曾想过,你到底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考试卷”,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说,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吗?以这样的基础教育能给大学输送怎样的学生?即便有一流大学,在应试教育的毒气氛围中熏陶的学生适应吗?从做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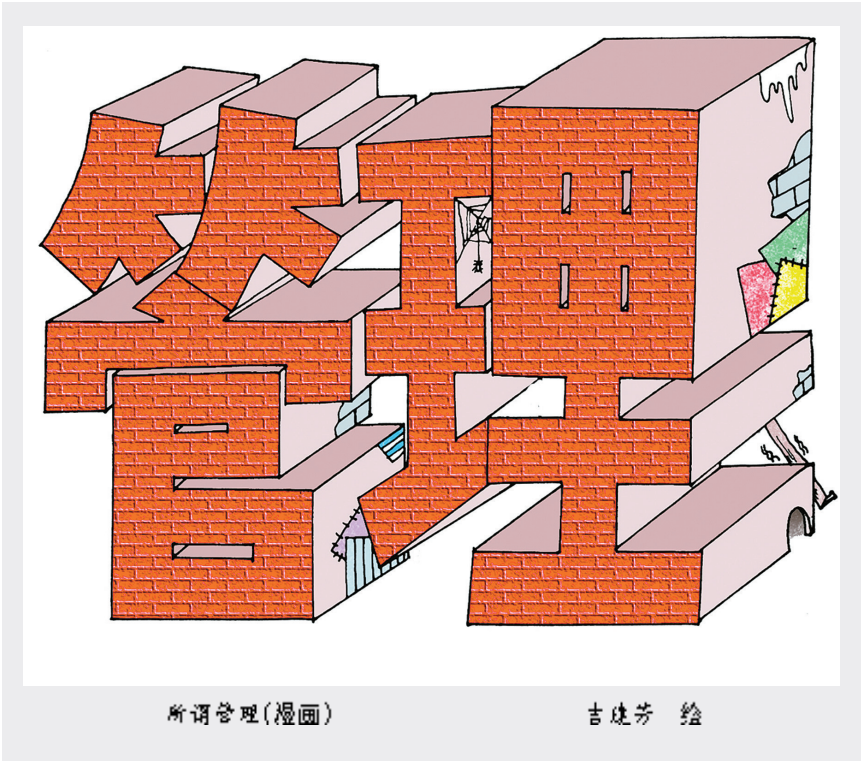
一点看,被“题海”苦水浸泡太久的人能够拥有完全的健康的人格吗?

假如十二年里,每个学生都有这么多时间不在考场而在体育场,还会有那么多的学生累趴在跑道上吗?或者,每个学生把这段时间用来读“课外书”,那又该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恐怕是把这段时间给睡眠不足的孩子们补补觉,他们也不会疲惫不堪。哪怕是让孩子们脑袋有这么长时间“胡思乱想”,谁还会为孩子们缺乏想象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而无奈长叹?即使每天两个小时写作业,十二年里可能有一万小时都在写作业或者考试,把这段时间交给孩子们自由支配,我们将看到多少活力四射的青春少年充满魅力的身影啊!何况,一个人整个生命又能有几个一万小时呢?

我们的少年成千上万个小时都在写作业在考试,时间就是生命,生命难道是为了写作业为了考试吗?这多么令人痛惜啊。很多人总是劝导孩子们不要虚掷光阴,却又堂而皇之地以知识的名义,一次次地考试一堆堆地加码作业,剥夺了孩子们更多的时光,实质上也不等于在剥夺孩子们的生命吗?孩子们究竟得到了什么?这样的教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孩子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想象,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活,失去了未来,还会感到几分幸福?

考试并非法宝,成绩亦非至尊,反而成了吞噬光阴的黑洞,这样的教育现实,未免太残酷了一些。孩子们沉没于“题海”,生命变得如此无趣。一张张试卷一摞摞作业堆起了一堵堵高墙,遮挡了孩子们的视线,也阻挡了他们的前途。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局面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失去了真谛也失去了方向的教育还有未来吗?



大家间的“道不同”

——二月河与姚雪垠争鸣往事

鲁 钊

南阳作家群中,具有广泛影响,能够打出国门,享誉海外的,过去有姚雪垠,现在有二月河,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姚雪垠代表作、史诗性的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宏大的规模、澎湃的气势反映了宽广的社会历史生活,再现了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深远的悲剧内蕴。

二月河以如椽大笔创作“落霞三部曲”,把清朝康、雍、乾盛世一百三十余年间跌宕起伏辉煌又行将没落的历史画卷,生动鲜活多姿多彩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他的作品深入人心,长盛不衰,被誉为“凡有井水处,必读二月河”。

二月河与姚雪垠这两位同是南阳人的大家之间的交往,却在中国文坛掀起涟漪,演绎出不少版本,有的说俩人有过“过节”,有的说他们“互不相让”,有的说“话不投机”,有的说“揣测拒客”……其实,这是由于当年时代的局限、阶级论在思想上的残留、写作认知上的偏差有别,两位大家间的一次正常文学讨论和争鸣。

正所谓:道不同而已。

那是一九八五年秋,著名作家姚雪垠回到南阳老家省亲,这对南阳文学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和震动消息,姚老的《李自成》是传世之作,他又接连在国外获奖,正是盛名远扬春风无限时。当时,二月河还是凌解放,尚未出道,正在埋首创作《康熙大帝》,虽然手握着

厚厚的作品,还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给正式出版,正是一个处于苦闷期的无名小卒文学青年。为了求得前辈的提携扶持,指导点化,二月河满怀希望,抱着手稿,寻觅到宾馆敲开了姚雪垠的房门,满怀敬仰和期盼去拜访姚老。

然而,二月河在姚雪垠处得到的热情鼓励似乎少些,而冷落与无视却要多些,甚至说是刺激和不屑。据说,姚老以严肃而坦诚的口吻规劝甚至是告诫他,一是写历史小说,必须要有历史学家及作家的深厚知识和艺术才能储备,似乎中学水平的二月河尚未达到。二是指出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从书名就说不通,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大帝”之称,满清皇帝康熙也不配称大帝。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多么沉闷、压抑和尴尬。

这种冷淡让人遗憾,但回头看去,却符合当时的阶级立场和社会心理。试想,姚雪垠是一个深受毛泽东时代影响,并亲受毛泽东关怀的作家,心中时刻装着的是阶级论、成分论,尽管也写了一个领袖,毕竟写的是农民造反,二月河写的是皇帝治理天下,阶级立场不同,身份也大为迥然,何以有共同语言?

姚雪垠是写明末农民起义的,而二月河是歌颂清朝康熙盛世的。姚雪垠苦心孤诣歌颂李自成,但李自成“考试失败”,一路攻到北京,只当了几天的皇帝,就匆匆败退,最后战死在九官山,是一个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导赵振铎,被要求带“官员博士”,他则对官员说:“你官当得好好的,读什么博嘛。”有官员指使秘书找赵老师要求读博,赵回绝道:“他(即那官员)某些方面不够条件。”

我的朋友,中央某党刊一副总编朱先生,位略高,权亦重,有人撺掇他读博,说不用真读,只拿学位,他自惭而敬谢不敏。

有新闻报道称,一大学广招正局级以上官员读所谓“论文博士”,免费发放“博士文凭”。跟上述赵教授比,该大学可谓卑躬屈膝,斯文扫地以尽。而跟朱先生比,类似“在职读博”,二十万字博士论文抄袭十八万的某副省长这样的官员,可谓大过厚颜无耻,无以复加。问题还在于,赵教授和朱先生这样的人,如今成为稀有物,读假博士的官员和给这等官员戴上“博士帽”的大学,却所在多有。

这几件叫人无法可说,正如议论一个小偷的行为,没多少大道理可讲。道理是不必讲了,只作笑谈吧。话说幽默饱学的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写了个人物——方鸿渐。此人浪荡公子一个,留洋镀金四年,不学无术,为人却不是很卑劣。他爹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

“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两面夹攻,顿悟:“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别说,有点自知之明。

如今那些非一心向学的官员,热衷于获取“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大约也是为着“遮羞包丑”——

这说明他们还是略知自己的“羞”和“丑”的。他们心虚冒汗,百爪挠心,却懒得踏踏实实取“奋发努力、扎实学习”这一最佳去丑良方,只想窃取那片美丽却脆弱的“树叶”用以招摇撞骗,真是怪可怜的。他们在自欺欺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心明眼亮——自欺欺人非常阴险和不厚道,总有人会被“欺”的。被欺者从不问炫目“树叶”的来路,只觉得它光辉无比。他们会说,那“树叶”上大书的是“学问”和“功底”,是“大智慧”和“真本事”。一般人赞赏、羡慕“树叶”,难免,也便罢了,世风如此,让拥有“树叶”者和他的爹妈以及老泰山之类“与有荣焉”。而其上级胸中不正,眸子眈眈焉,则挂“树叶”以为“路条”者,必定走狗屎运而一路升官发财——这也是世风之一怪。非向学的官员骗取博士头衔的真正目标,正在于此。那“小小一方纸”,仿佛真“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了,而且使人身价倍增。

然而只要这些人当官、做事、作文、说话……他们的“空虚、寡陋、愚笨”,一言一动之中,即会暴露无遗,掩是掩不住的,总有旁观者心知肚明。那片“树叶”再美,微风一吹就会飘离,露出佩戴者身上羞于叫人窥见的东东。而精制、贩卖如此“树叶”的堂堂学府的唬人伎俩,

也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座一流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姓易,即于微博爆料:本校对正局级以上官员,免费发放博士文凭。是的,目下校方是“免费”了,然而那“正局级以上官员”并不是无心官场的方鸿渐,仅仅博一个“荣焉”,他们以“树叶”为资本而当了更大官僚之后的感恩反债,就不是学府收取区区数万元“学费”所能达到的数额了。有买有卖,好生意呀!

历史悲剧人物。姚雪垠在《李自成》中倾注全部感情,在闯王得势,文风相当活泼;闯王败北,文风继而沉重。可以看出姚雪垠是站在汉人的角度去看事物的,他的心中也存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他把希望寄托到李自成身上,但李自成败在吴三桂及满清手中。在小说中,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姚雪垠对满清的厌恶之感。

道不同不相与谋。可以推测,姚雪垠知道二月河是写清史后,尤其是唱赞歌,颂盛世,把康熙推崇为“大帝”,在爱屋及乌的心理下,可能恨屋也及乌,就对二月河产生了反感,冷淡有加。

若以艺术创造过程中对人物形象、重大事件、历史事实等处置欠妥,或

大帝不通,不严谨。”周耀解释说:“《康熙大帝》四卷本早已出齐,反响很不错,还得了河南优秀图书一等奖,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挺高。另外,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三卷也已出版,评论界好评如潮。”但姚雪垠不以为然,仍然固执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现在的编剧、导演、评论家,有几个真正懂得和精通历史的?有几个是历史知识渊博的?我正准备给《文艺评论界》写一篇一两万字的评论,专谈历史小说创作,我还要批评,到时候你也好好读读。”看姚老如此坚守和固执,周楣也不好再辩解什么了。

对于此,二月河早有结论:要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收复了台湾,解决了疆藏问题,勘定中国现在的版图基础,叫《皇舆全览图》,金瓯一统,当时国土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他组织人员修书,我们现在还用《康熙字典》。康熙博学广知,能说七国外语,懂医学、天文、建筑,善书法、音乐、诗词,数学水准全国最高,定名元次根。他到河南去视察治黄工地,都是用自己制造的测量仪器,还写了三篇地震论文。他搞过水稻试验田,将双季稻在全国推广,缓解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康熙年间出现中国第一部著名的神鬼短篇小说,即著名的《聊斋志异》。康熙做出过大贡献,已为历史定论。其同时代的沙俄彼得可以称大帝,中国为什么不能称康熙为大帝?完全可以。况且,中国并非没有大帝之说,唐高宗李治死后被迫追“天皇大帝”,民间也有“玉皇大帝”“岳岳大帝”“真武大帝”“三清大帝”“关圣大帝”等称谓。

鲁迅当年对梁实秋大加鞭伐,并不能妨碍两个人都是伟大的作家。姚雪垠与二月河二位亦如是,尽管有过争执,并不妨碍两个人都名满天下。

虽然姚雪垠与二月河,都在中国文坛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他们是真名士,但他们同样是鲜活的人,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价值和判断,我们不能全责备,妄加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姚雪垠先生仙逝后,亲属根据其生前夙愿,为鼓励和推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特捐赠稿酬五十万人民币作为奖励基金,由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评选和颁发。二〇〇三年秋,二月河与唐浩明、凌力、熊召政、颜德瑞共获首届奖,二月河欣然拨冗亲往领奖。

二月河与姚雪垠这对南阳老乡的间接交往,至此,终给人以温馨亲切的感觉。